

来日方长

朱小平

前几天，友人郑重其事地拿来一张上好的“万年红”宣纸，嘱我为她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书写几个毛笔大字，挂在床头打气鼓劲。本想信手写个“金榜题名”应付了事，转念一想，又担心她儿子看到后，太过急于求成，反而紧张慌张，导致高考发挥不利。再三斟酌，我写下了“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无尽的深意。它有舒缓惬意的松弛感，也有乐观积极的进取心，还有平和包容的宽广度。无论这次高考成绩如何，后面还有很长的日子，可以去提升、弥补，去追寻更多的可能。毕竟，能“上榜”的名字有限，而学习是贯穿人一生的事情。

“金榜题名”固然令人欣慰荣耀，但并非就是人生的唯一终点。那些未能上榜的人，难道就注定了此生失败？那些暂时领先的人，也未必能永远站在巅峰。人生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起跑线上的快慢并不能决定最终

的胜负。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在漫长的旅途中，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

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不是梦想得以实现的那短暂一瞬，而是在期待梦想到来的守望历程。就像等待一朵花的绽放，等待一颗星星的升起，等待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在这等待过程中，我们练就了耐心，懂得了珍惜，学会了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并感受不凡的美妙。

相声演员岳云鹏曾分享过一段往事。他从北京回河南老家探亲，为了给母亲带去一场“惊喜”，特意没有提前告知。当他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母亲却含泪摇头说“不中不中”。过度渴望的事情，比预期中快至，幸福感猛烈受到强烈冲击，破灭感跟失落感也随之来袭。如果他早一点告诉母亲，母亲就会多高兴一周或者一月，他后海没有让母亲体验“来日方长”的期盼。

是啊，我们常常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忘记了享受过程本身。我们总是急

于证明自己，立刻想看到结果，却忽略了那些在等待中积累的美好。等待，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心灵一个栖息的港湾，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感受生命的温度。

儿时的我，不擅等待来日，急于将喜悦即刻把握在手。看到乡村夏夜里的萤火虫一闪一闪，便想要捉住这些零星不定的“光”，装在一个玻璃瓶子里当“大灯泡”。刚开始眼前确实亮了一会儿，可如果不盖瓶盖，“光”就慢慢地飞走了；拧紧瓶盖后，“光”一下子便又熄灭了。

之后的几个夜晚，我坐在没有一丝光线的黑暗里，黯然神伤。祖母告诉我，萤火虫“闪亮”时，是在发出交友求偶的信号，只要以后不去惊扰它们，来日方长，它们会繁衍出更多的光亮。

果真，安然静观一些时日，萤火虫又如繁星散落人间，似烟花点缀起田园夜空。我乘着风追着光，四野撒欢，余夜其乐无穷。

我渐渐明白，那些萤火虫不是用来捉的，而是用来欣赏的。它们的光虽微弱，却在黑暗中照亮一方天地，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奇迹。

生活的意义，重在品味。我们不必急于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梦，不必为了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不安。来日方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尝试，去犯错，去成长。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只要我们保持坚韧和热爱，就能在漫长的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来日方长”，不是对未来的空泛承诺，而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困扰，想到“来日方长”，当下面临的困境，就都有了希望，都有了未来。

让我们放下急躁，以一颗平常心，迎接每一个新的日子，珍惜每一份微小的收获，用今天的努力，去铺就明天的精彩。

因为，来日方长，未来可期。

阁楼上的光

刘再扬

近日在异乡与几位同村乡亲茶叙，说起旧事，他们不约而同地提起父亲那满阁楼的藏书。大家说，你父亲是村里头一个读书人。这话我自幼便听，如今才真正懂得其中的分量——父亲从城里带回来的，不只是远方的见识，还有整整一阁楼的书籍，是足以照亮一代人眼睛的光。

乡亲们的赞许，像晚风里飘散的槐香，久久萦绕在耳畔。那时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只在春节回家一趟。他买来的书几乎都是1965年以前出版的，有些还是繁体字，放在家里的阁楼上。有一回，父亲费了好大力气把书一摞摞搬下来，在庭院里晾晒，引得好些乡亲围过来翻阅。书的种类真不少，有中外小说、中外诗歌、文学创作知识、作品赏析，还有医学和科普书籍，包括实用的《战地急救知识》《蛇伤急救知识》，以及一本《怎样拉好二胡》。来翻书的乡亲啧啧称赞，眼里满是羡慕。

阁楼在阳江叫木梯，贴近屋顶，要爬上去，得搭一架木梯。三年级那年，我第一次偷偷爬了上去。翻开书堆的刹那，一股书与油墨混杂的气息扑面而来。

阳光从天窗斜斜洒落，光柱里浮动着细碎的尘埃，像无数微小的星星。

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父亲的字，用钢笔一笔一画地写着：“1956年10月，购于广州”“1958年秋，购于上海福州路”“1962年冬，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我最先翻开的是《十万个为什么》，封面上一个少年举着放大镜，像在召唤我。后来读《西游记》，繁体字的竖排版，我半猜半认，看孙悟空大闹天宫，竟忘了时辰，脚麻了想挪一步，“咚”地从梯子上摔下来，屁股疼得直咧嘴，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本书。

有一年暑假，我在阁楼上读《林海雪原》，看到杨子荣打虎上山，越看越入迷，困了便趴在书堆旁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家里那只黄狸小猫正蜷在胳膊旁，睡得比我还香。

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书比过年的猪肉还稀罕。父亲的书，成了我的秘密宝库。读《唐诗宋词》，对着“床前明月光”发呆，猜想李白见过的月亮，是不是和我头顶上这一轮同模样；读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好奇遥远的外国究竟是什么模样，人名为什么那么长。我还读了《组

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西线无战事》《青年近卫军》《上饶集中营》……那些医学书，我看不懂药方，却记住了人身上有206块骨头，记下了一些草药的名字。

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谈文学的书。一本讲现实主义创作的小册子，让我第一次知道“文学要写真实的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西去列车的窗口》里的诗句，让我仿佛看见一群年轻人坐在火车上，唱着歌奔向远方；翻开苏联的《列宁山》，我跟着书里的简谱轻轻哼唱，虽然从未去过莫斯科，却好像真的站在那座山上看日出；德国诗人海涅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我一个字一个字抄在笔记本上，字里行间仿佛飘着花香；还有美国诗人西密克的《芝加哥》，粗犷的诗句里，似乎能听见远方城市的汽笛声。已经不记得是哪位诗人写到伊拉克枣枣，我竟能想象出它甜腻的味道。

那些书像一块块吸饱了水的海绵，把我小小的脑袋填得满满当当。我开始在学校墙上写稿子，写村里的春耕，写老支书带领乡亲们修水利、夺丰收的故事，写我在书里看到的世界。

后来，我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有次去外地采访，在一个旧书摊前，看见一本和父亲那本一模一样的《十万个为什么》，蓝灰色的封面，边角已经磨得发毛。我蹲在地上翻了好久，看到“光在水里的什么会折射”，便想起阁楼上阳光，想起那只黄狸猫，想起父亲写在扉页上的字。

如今，父亲已年过九旬，还常常看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只是阁楼上的那些书，由于多次搬家，大多不知散落到哪里。但我知道，在那个“书比黄金贵”的年代，那些书是极为稀缺的文化资源。它们不只是纸张与墨迹的集合，更是童年认知世界的扇窗，让我先于大多数同龄人望见了远方的风景，给了我丰盈的知识滋养。那些书对我来说，早已超越“课外阅读”的范畴。它们塑造了我对语言和叙事的感觉，培育了我对历史、社会与人性的浓厚兴趣，也在无形中奠定了作为新闻记者所需的观察力与共情力。

凤凰花又开了。我又想起那些书里的故事，想起它们陪我走过的路。而阁楼上的那束光，会一直亮着，照亮我，也照亮后来的人。

诗苑

柠檬之诗

陈世迪

1/

开始听见一片颤音，轻轻的，密集的，是柠檬汁在果囊里缓慢流动的声音？
然后看见阳光在果身上跳跃，照亮一小块凸起的暗黄的果皮和几个灰黑的斑点——
为何我的目光
不时滑到
顶部绒毛般的白色霉斑
和果身凹陷的阴影里？

是这样，披着绿色绒布的书桌被阳光照耀——
一册《巴登夏日》之上，一个柠檬看上去充满褶皱，封面的黄色映衬着浑圆果身的褐黄……
一瞬间，我莫名想到乔治·莫兰迪的

静物画：一切声音隐入
灰调的褶皱里，浸透着静寂的重量。
如果将一个柠檬
喻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亦是可能的——

“他布满皱纹的脸庞，承担一切；
别打扰他，他正在注视着自己的内心。”

突突突，突突突……楼下钻车的噪音
刺穿我的想象。无数个瞬间，
在同一个柠檬上
相遇同样的我——我怀念
柠檬金黄的肉身，
饱满的芬芳，漾起光晕，
漾起光晕……
我将它比喻为自然之子，
用手掌握着，感受
整个果子的充实饱满，俨然看见
暮春里闪烁的香气。

2/

为何是柠檬，而不是土豆、番茄或者苹果？想想《巴登夏日》，反复描述的红葡萄，一个充盈生命之美的意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时间分配到一串红葡萄前的，然后感知它的
形状、芳香、色彩和声音。
想想它是美
必须穿透的阴影。一个柠檬的
数个黑斑和一片白色菌丝，
缓缓在那儿成形，
侵蚀完好的黄色果皮。
白昼的光线将我推向此刻：
把整个柠檬看了数遍，仿佛安抚
一个存在者，洞察
生命腐败的
最后的形状——
稍微动恻隐之心，我就停止
描述它？

有风吹来，我看见柠檬顶端的霉斑，
一片白色经卷，微微抖动数下，
飘起一缕若明若暗的酸雾……
一册《巴登夏日》，闪烁的黄色，
仍然反射一个柠檬
变异的暗黄、灰黑和白色……
一个柠檬和一册书，我视它们
为寂静的朋友。
在无数个时刻，两个朋友都在谈论
藏在果核里的生
和蚀于陈词滥调里的死
以及厄难中涅槃的事物？

一瞬间，我想继续描摹一个柠檬，
却不知如何下笔，或许莫兰迪

歌颂光，歌颂向阳的万物

小畴

今夜，我要停下对人类的赞美
只歌颂光
歌颂它们，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带来清脆的鸟鸣和温柔的晨昏
歌颂它们手擎神奇的画笔
让冰封素净的大地色彩斑斓
歌颂它们长途跋涉，风尘仆仆
给每一个棱角角落捎来暖意

如果再给我一次歌颂的机会
我还要歌颂一切向阳的事物
歌颂风
歌颂向日葵
歌颂不知疲惫的候鸟
以及月亮对太阳
周而复始的善意

水乡晚景

张明瑞

夕阳在河面上婴孩般滑行
清风徐徐吹送
抚摸着柔软的水面
河床感受到嬉戏，恢复往昔活跃
蠕动的河流水光潋滟
此刻，站在芦苇尖上的一只斑鸠
睁大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有趣

地看视着
瞬间，它加入战团从河对岸的
上空弧形划过
水乡河面的镜子精准勾画出——
天与地横断处那个海市蜃楼般的
黄昏
正缓慢优美地下沉

游潭葛石记

邱锦清

潭葛石，位于阳春市春湾镇那星村。溯其名称，或因西濒漠阳江，多野生葛藤，故得名“潭葛”。正如温氏宗祠门联：“潭深水聚，葛茂枝繁。”村落周围石峰林立，康熙《阳春县志》记载：“潭葛石，石峰数十相倚，自那乌西达于江。”潭葛石融自然与人文于一体，相传清道光年间商人吴光于此建有瑞兴书室，但道光、民国和1996年版《阳春县志》均不载。及至咸丰年间，受天会县等因素影响，以邑人黎四贵为首的队伍举起反清大旗，并聘请温学义等人教习武术，此地也成了春北培养“反清复明”人士的摇篮。这些都是野史传闻，地方志书并未记载。

2025年12月28日，谭明、刘义和、罗伯瑜、陈政宏、陈勇、尤遇、邱小菊和我一行八人游览了潭葛石。因黎四贵乃南厢都平坦堡下塘潮（今属合水镇平南村）人，我们便顺道探访其故里。潭葛村属西黎氏宗祠属规模恢宏，却难觅深厚人文底蕴之迹。下塘潮黎四贵故居旧址荡然无存，只有邻近上塘潮仅余的若干残墙，静静矗立在现代民宅之间。我用卷尺精确地测量了建筑物的尺寸，其中一段墙垣厚达四十三厘米。

驱车北上途中，误入潭葛村一段狭窄泥路，左畔水塘漾波，右侧杂木横生。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独脚难行，孤掌难鸣。”我们分工合作，在同伴们默契的指挥与配合下，我与刘义和先后驾车缓缓驶过，继续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前行。车行虽略有颠簸，终于安然抵达山脚。举目仰望，但见石峰林立，错落有致，巍峨险峻，蔚为壮观。南宋胡铨有《峒山石》诗，叹曰：“是处山皆石。”其岩类之多，诚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云：“夹江奇石，自云霖铺至于下马水，峰峰峭削，岩岩勾漏，凡百余里不穷。”

既然已经来到山脚，唯一一鼓作

气，奋勇向顶峰攀登。沿途悬崖峭壁，怪石嶙峋，杂草侵道，藤萝缠绕，若无登山经验，恐难以为继，攀登之苦自不待言。一路上，我们相互帮扶，遇杂木荆棘挡路，便有人率先上前清理开路，护着同伴稳步前行。穿行石山间，所见遗址形制不拘一格，皆依岩顺势而建，有“一夫当关”之险，颇为古雅壮观。甚为可惜的是，城墙多已倾颓坍塌，屋舍尽皆破败不堪，唯旗台、炮台、枪眼、水井及九座门楼尚存。除了其中一座门头上“五星堂”“溪街”几个大字尚可辨认，其余小字历经风雨侵蚀或遭人为破坏，几近磨灭无痕。我要在此呼吁：地方政府保护开发势在必行，公众保护意识也待提升。

缓步穿行遗址间，或踏在布满青苔的小道上，或驻足残损的门头上，或静立在古井边的议事厅中，指尖拂过斑驳脱落的墙面，仿佛触碰到了跨越时空而来的滚烫热血。观察遗迹格局，有天地会的遗风余韵。门额、围墙、神位等遗迹之上，当年的历史痕迹依稀可辨，仿佛在无声述说着往昔：彼时太平天国波及十数省，阳春天地会黎四贵等人以此地为秘密指挥部起事，并于咸丰四年（1854）两度攻占阳春县城。是啊，石山间的遗址镌刻着民族抗争的峥嵘过往，见证着底层民众的觉醒之路。

历经近一小时的艰难攀爬，我终于登临潭葛石之巔。站在二百余米高的石山顶巅，但见此地地势险要，视野寥廓，新“阳春八景”中的两景尽收眼底——向南可看漠阳江韵，向北可望春湾奇观。所见山川景色，壮丽无比，宛如水墨画卷。恍惚间，唐代勤州、铜陵县以及宋景德年间短暂迁治于此的春州、阳春县古城轮廓似浮现眼前，自然风光与人文精神在此交相辉映。

佳作欣赏



嗣奋（油画）

杨权（作品入选2025年首届“人民美术·油画双年展”）